

女栗罌

《金三角纪事》之二

李必雨 著



女栗罌

《金三角紀事》之二

李必雨 著



雲 票 女
——《金三角纪事》之二
李必雨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印数1——25,000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0438-2/I·98 定价: 3.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红衣女》续集，《金三角纪事》之二。

主人公苜日纳为迎救被绑架的红衣女玛嘉，陷入魔窟百卉谷。施毒手段令人匪夷所思，就连因萨、屈丕斋等大毒枭也对其心存畏惧、无可奈何的百卉谷女王冷美人百毒仙子屈萍，意外地爱上了苜日纳。帮亥山官的郡主嘉楠为救出玛嘉和苜日纳，却与另一毒枭女子罗二小姐设计绑架百毒仙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出人意表的事态发展，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中敷衍……

目 录

一、莽林枪声	1
二、魔女丰姿	17
三、迷魂的山洞	44
四、走向“死亡之谷”	63
五、百卉谷中的“仙女”	84
六、谁是瓮中之鳖	106
七、“可卡因”与四氢大麻素	133
八、温泉节会——鸦片大集	163
九、百毒仙子的万曲愁肠	188
十、毒蜘蛛的黑网	231
十一、搏狮之前	249
十二、血祭喀啦山	284
后 记	305

一、莽林枪声

太阳偏西了，树影子拖了好长好长。

泰缅边境喀啦山区望楞岭的一条梁子上，六个骑手在纵马狂奔。六匹牲口都出了汗，浑身油亮亮的。其中两匹黑马的嚼口圆环旁甚至已经沾满了白沫。看样子，累得都快脱力了。但骑手们毫不怜惜，仍然频频加鞭。

骑着匹黑马跑在前面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肤色棕黑、身材细瘦，一身景颇族服饰：戴一顶竹笠，笠下是花格子头巾；穿靛蓝无领对襟衫、大裤管半长裤子；赤着双脚。这身打扮与他胯下那鞍辔鲜明的高头大马甚为不协调。他挎了把刀鞘宽宽的木柄长刀，肩上倒挂着一支西德生产的“吉吐”（G₂）冲锋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路上的蹄痕与人脚印，时不时回过头看看他的主人，生怕主人有什么闪失。

他那主人骑着匹高壮的海骝马，处在马队的正当中，那样子不过二十三四岁。典型的景颇人脸

型：眉棱、鼻梁、颧骨都较高眼睛象豹眼那样闪射出威猛的光，但皮肤却甚为白皙。他裹着洁白的头巾，身穿黑绸无领对襟衫、黑绸长裤。腕上戴着金表，左手无名指上套着龟玉白金戒指。气宇轩昂，不怒而威。奇特的是，他衣着如此华贵，挎的却是一把和山民们的钯地刀样子差不多的普通木柄木鞘长刀。刀身较一般长刀为短。木柄呈紫褐色，油亮的，中部手握处略略凹了进去。木色发灰的刀鞘上缠着细如人发、色泽金黄的篾丝。他胸前挂的枪就更令人惊异了，竟然和那打头的少年所挎的一样，也是支士兵武器：枪身短短的G₂！

闯进喀啦山不过几个小时，沿途景色的变幻使他大为惊异，同时，失望和焦灼也使他的心愈缩愈紧。最初所经的是丘陵地带，山峦低矮，大多披着齐腰高的山茅草，活像一只只绿毛怪兽，蹲踞着作势欲扑。这一带不见大树，连灌木也很少，视界较宽，他们纵马狂追。但是，追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的蹄痕竟把他们引进了高山密林。爬第一座大山时，恍如进到了另一世界。这里，满山碧绿。林中，望天树、尤嘉利树、桃花心木、柚木等等参天大树争着抢着往高处长，谁都想把自己的树冠伸得更高些，盖过别的乔木，去争取那可贵的阳光。底层，密密麻麻挤满了灌木、荆棘和奇卉异草。小路在树隙中穿行。时不时，一棵棵巨大的风倒木横在前面。骑手们只得下了马，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提着长刀，小心翼翼地跨过。路旁堆积着厚厚的败叶，

发着霉腐的气息。走着走着，有时一只小麝子或马鹿会突然惊乍乍地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吓得身后的牲口连连后退！待到举起枪，它又慌慌忙忙钻进小路另一侧的林子里。要不，又会突然发现前面几步处正游动着一条眼镜蛇。见着人和牲口，它陡地停住，不进不退，高高地抬起头，对着人“咝咝”地吐着血红的信子。出了林子。到了相对较为开阔的坡道上，总该好走一些了吧？谁料那些连虎豹也为之丧胆的黑蠓、细蚋、花脚蝇子等等吸血的毒虫又来为难。它们成团成堆地跟着人飞，嗡嗡营营地绕着人脑袋团团乱转，挥之不去。那些牛虻更为凶狠，密密麻麻叮在马肚子上，咬得它猛甩尾巴乱跑蹄子。有时它痛极，会突然发势狂奔，甚至往路旁灌木丛里钻……这样，行进的速度始终快不起来。那年轻主人虽然极力抑制烦躁，脸色尽量保持平和，但仍不时猛挥长刀，狠狠劈断那些从路旁树上伸过来的打脸的枝条。

好不容易登上了山梁！那年轻的主人放眼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天哪，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层层叠叠的山岭和幽深无底的峡谷，就象是开天辟地的时候，造物主把东南亚各地最为奇峭险峻的岗陇峰峦全都驱赶到了这里！他深知，自己带着这五个人，已经进到了喀啦山腹地。也就是说，一行六人的胸腹脊背，随时都处在毒弩的射程中；六个人的头颅，随时都可能被盛进人头袋！在那些高高的峰头，林木掩映中，隐藏着一些喀啦人的村寨。去年

他在仰光作闯“金三角”的准备时，就已了解到，这喀啦山区的十三个部落中，还有三个部落保存着猎取人头祭祀地鬼山鬼的风习！他们常常派些猎头勇士出行，在驮马路、小路边的密林中埋伏。发起突然袭击，砍掉仇家部落的人或者山外来客的头，拿回去挂在木鼓房祭木鼓，待皮肉烂尽后将骷髅放上人头桩！六个人，仅仅六个人，又在明处，连人家的弩箭来自何处都弄不清楚就会全都被放翻！

他沉思着，下意识地勒了勒缰绳。胯下那雄骏的海驷马立即停下了。

另五个人也都勒住了马。

他身后一个骑黑马、穿西服的大汉指着远处一条酷似卧虎的山岭说：“苜日经理，那‘虎头’上的林子里，藏着个大寨子，就是阑坎乌寨。喀啦王昆南就住在那里。”

苜日经理引领遥望那些透着杀气的山岭和深箐，深深地噓了口气。

那领头的景颇少年拨转马头，来到苜日经理面前，哀求道：“三哥，五人一马的脚印蹄迹愈来愈明，我估算，那五个劫匪押着玛嘉姐就在前面不远，不消撵到山脚就追得上。三哥，我们再追，赶紧追下去，啊？”

这时，六匹牲口都瞪着眼睛，肚子一鼓一收、一鼓一收地大喘着气。苜日经理明白，再这样追下去，不要说遇到伏路刀客、猎头勇士或哪位烟毒大王的兵马，也不要说遇到凶猛的野象、成群的花

斑山豺或者酸蚁毒蜂，单单是累，也得把这六匹牲口累死！而在这样的茫茫山海中，人一旦没有了坐骑，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但为了救回玛嘉，就是明知前面处处是死地，就是连天山火迎面扑来，就是山崖正在眼前崩塌，也义无反顾，必须往前闯！他扬了扬眉，猛提马头，狠着心抽了胯下的海骝马一鞭，率先启步，顺着山梁子上的驮马路飞奔。

六名骑手驰到梁子的尽头，稍稍勒住马，缓缓往下走。梁子东面，是一级一级的梯坡。下了一段缓缓的坡道，到了一块块大大的三角形草地。坡脚、草地边缘，有着清清亮亮的两塘水。塘边不远处，有几小片地寸草不生。上面有七八组摆成三角形、熏得黑黑的支锅石，三角中间，还剩下些未烧尽的黑炭和柴灰。看得出来，这里是来往的马帮经常“歇晌”、烧晌午饭的地方。草地东缘，有两株高五六丈的桫欏树——看上去颇似蕨薇，却是乔木，因而人们又叫它“树蕨”！

几匹牲口见了水，便往塘边跑，怎么勒也勒不住。苜日经理叹了口气，下了坐骑，示意那几个从人也下马，松松肚带，让这六匹牲口喝喝水、稍微歇歇力。

从人们下了马，到塘边捧水喝。那景颇少年伏下，喝足了水，又去观察脚印蹄痕。他低着头慢慢走着，东看西看地找，忽然，他蹲身下去，从一丛草中抓起一个藤圈，飞也似跑到苜日经理的面前，举着那细细黑黑的藤圈，眼里汪着泪花：“三哥，三哥！

玛嘉姐刚刚到过这里！一定是吃饭时候那几个劫匪解了绳子、放开了她的手；她悄悄搓断藤圈，给我们报讯。她晓得我们要来救她。她晓得我们不会不来！”

苜日经理接过那藤圈一看，旧旧的，断开处磨损得更厉害，露出了细藤的本色。他皱着眉，沉吟道：“事情有些蹊跷。莫不是人家安排了圈套，故意让我们追错？这藤圈反倒露出了蛛丝马迹。我和玛嘉相处，从没见过她戴过藤圈。再说，她的小腿也没这么粗，这藤圈，我看不是她的……”

“是她的，三哥，一定是她的。我见她戴过藤圈。我们不会追错路。一路上我都跟着脚印蹄迹。三哥，求求你相信我这双眼睛……”

正说着，从正东方向隐隐传来一阵枪声和闷沉沉的微型爆破器的爆炸声，似乎就在这山下的箐子中。苜日经理侧耳细听着，右手下意识地抹开了他胸前G₂冲锋枪的保险。

从人中，三个骑黑马的大汉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的服装与另两名随从的服装迥然不同。那稚嫩的伙子和脸上有刀疤的汉子穿的都是景颇服装；而三个黑马大汉全都头戴巴拿马大草帽，宽宽的褐色帽带紧紧地勒住下颏；褐色西服，棕红色皮鞋。三人都敞着上衣，露出挂了四个皮盒的宽腰带和扣在简易皮套里的“十三拉”手枪。其中一个脸上长着白麻子的大汉从他马鞍后那长长的皮鞍囊里取出副望远镜，对着苜日经理躬身道：“经理，我上

去看看，是哪两家的人马在打，行不？”他指指桫欂树。

那桫欂树高大粗直，绝无旁枝。他怎么上去呢？苜日经理诧异地看看大树，微微颌首。

白麻子拿了一卷绳子，绳头有一铁钩。但树太高，绳子长度不够。他一摇下巴，另两个大汉跑到树下。一个蹲下；第二个踩着他的肩头上去，半蹲着；白麻子踩着他二人的肩腿，站到第二人的肩头。三人都扶着树。下面两条大汉缓缓立起，于是人梯伸高了。白麻子甩圆绳子，让铁钩钩住树尖的枝杈，他攀了上去。

苜日经理暗暗赞叹：罗二小姐手下黑马队的这些人，身手确实不凡。虽然爬树并无绝技，动作也比较简单。但如果平时没经过严格的训练，就绝不可能如此熟练协调。罗家兄妹之所以能横行“金三角”，撇去他们的凶残阴险不说，这些手下人的功夫也未可轻视。这三人只是黑马队的无名小卒，已经如此灵活矫健、善解人意而又举措得当，打起仗来想必也非庸手。推而论之，其它毒枭和他们的手下人当然也绝不是易与之辈。自己要硬闯“金三角”，进入那些烟毒大王的巢穴去摸清他们的老底，实在是步步荆棘，凶多吉少。更何况，现在又必须救出被掳去的玛嘉，此行的成败更在未可知之数。这么一想，他心底不由悚然掠过一丝寒意。

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求心之所安而已，走着瞧吧！

山下，枪声还在响，只不过稀疏了些。

白麻子扶着桫欂树干用望远镜观察了好一阵，从大树上轻捷地滑下来，跑到苜日经理面前报告道：“启禀经理，只看出一方是伙马帮，是哪家的看不清楚，也不知他们是抢人还是挨抢。另一方没有露面。”

苜日经理的心不由一沉：万一遭抢劫的是玛嘉和那五个伪装劫匪的家伙，事情就复杂化了，以后不知又得向哪一位烟毒大王索要她！顶好是尽快把她夺回来。他向那两个穿景颇装的随从一挥手：“腊仁、麻都，牵马！”

两个随从应声到了水塘边，把三匹马牵了过来，勒紧肚带。白麻子等三个褐衣大汉也牵来了他们的黑马，并从他们的鞍囊里各取出一支折叠式斯汀冲锋枪，上好了枪托，肃立待命。

苜日经理向三个褐衣大汉一拱手：“三位弟兄，我们就此别过。回去之后，请代我向罗二将军致意。她的盛情，我苜日纳永志不忘！”

三个褐衣大汉面面相觑。

白麻子也拱手道：“经理，二将军派我们三个前来跟随经理，听候经理调遣。眼下说不定就会有一场拚杀，经理叫我们离开，这番好意我弟兄三个心领，只是我们不敢奉命。这事要让二将军知道了，办我们个‘临阵脱逃’，我弟兄三个人死了倒不要紧，可连骨头渣渣都烂尽了还留着个恶名。请经理开恩鉴谅！”

苜日纳想了想，点点头。他听说过：罗二小姐驭下极严，最恨的是手下人临阵怯敌和叛变。对那些怕死鬼，她眼一瞪就掏枪。虽说对在这种情况下死在她手里的人，她赏的钱足够孤儿寡妇吃一两代，开吊的时候她还前去素服奠祭，可死后再风光，总不如活着的好！白麻子等三人明知前路艰险，很可能死于乱枪或毒箭之下却不敢走开，罗二小姐的积威由此可见一斑！他感慨地看了看这三名褐衣大汉，道：“那，就有劳了！”说着，扳鞍上马。

那羸弱的少年腊仁抢着纵马领头，白麻子紧紧跟上。脸上有条刀疤的枪手麻都在苜日纳身后护卫。另两名褐衣大汉押后。六个骑手向山下驰去。

跑下两级梯坡。前面，枪声寂沉了。

没有了枪声，苜日纳反而汗毛直竖，心中的不祥之感愈来愈浓、愈来愈重，就象暴雨前紧贴着大地的满天乌云似地狠狠压着他。万一挨抢的真是玛嘉和那五个假劫匪，那么，枪声一停，说明玛嘉又已落入另一伙货真价实的劫匪手中，也可能她已经香消玉殒！那……

苜日纳不顾坡陡马疲，狠着心又往他坐骑的屁股上猛抽了两鞭。

总算跑到了。

坡脚，山箐子里。驮马路从东面那座山上的密林中拐下来，下到箐底，被一道宽约四五公尺、深不及膝的箐沟水隔断。此刻，这里成了惨不忍睹的修罗场：水里、坡脚疏林中的路旁、树边，横七竖

八躺了三十来具无头尸体。浓浓酃酃的鲜血一滩一滩的，尚未凝固。那些尸体身上的衣服杂七杂八，有穿泰式夹克的，有穿花格子衬衣的，也有穿靛蓝对襟衫的。每具尸体上都插着几支弩箭，但都几乎有枪眼。

六个骑手驰到这里，腊仁率先勒住马，跳下坐骑。一看，地上蹄印杂沓，到处是血。他看了几具尸体，既心惊又庆幸，叫道：“三哥，不是玛嘉姐她们。不知是哪家的马帮中了喀啦人的埋伏！”

苜日纳等五人也下了马。白麻子走近路边一具只穿了汗褂、系着纱笼的尸身，象观赏艺术品似地细细查看尸体脖子上的刀痕和肩窝里的枪伤，还用脚勾住尸体的肋部把它翻了个身，认真观察背部。苜日纳虽然对金三角地区的凶杀早有所闻，心理上早有准备，但这样残暴的屠戮，毕竟尚属初见，不免仍感怵目惊心。

“启禀经理，这活儿不是喀啦人干的。喀啦人忌讳一刀把头卸下来，认为三刀砍断脖子才算吉利。这具尸体脖子上的断口，象是用柴斧劈的。再说，枪伤进孔小、出口大，用的象是‘吉特里’的开花弹。喀啦人手里，怕没有这样的好枪。”白麻子报告他的观察所得。

苜日纳点点头。他也发现那些尸体并无毒发后痉挛扭曲的痕迹。显然，致命的并不是箭毒而是枪伤。毒箭是在人死后补射上去的。用意明显不过：杀人越货，嫁祸他人，挑起喀啦人与被劫一方的纠

纷。这样看来，被劫的这伙马帮人数虽少，来头只怕不小，所驮货物定然价值不菲，多半是这一带提炼不了的高纯度4号海洛因，说不定还有“巴比妥”、“可卡因”之类。劫人的恐怕是哪一伙刀客，不会是毒枭。

腊仁弯着腰象寻针那样辨认了一晌蹄迹，这时直起身子，带着哭声说：“三哥，完了！那五人一马的蹄迹脚印找不到了！”

苜日纳皱眉道：“你顺着这条山箐水往下找找，看有没有那几个假劫匪的臭尸！”他不忍心说出玛嘉的名字，更不敢想象万一她也被割了头去的惨景。此时此刻，他倒更希望玛嘉是被刀客掳去了。要真是这样，倒还有搭救她的微茫希望。想了想，又对麻都道：“你往上游走一段，也找找尸体。哦，你两个都从水里走，仔细看看，水底沙上有没有牲口蹄印！”他估计，刀客劫了马帮，不会从正路走，多半会朝没路的地方走一段，然后再岔上哪里的小路。

腊仁和麻都想了想，明白了，应声走去。

白麻子道：“两位兄弟，等等！”他跑向自己的黑马，从鞍囊里取出两封饼干、两包牛肉干巴，追上腊仁道：“填填肚子，长点力气，过一会要拚杀！”腊仁看看苜日纳，见苜日纳轻轻点头，便对白麻子腴腆地一笑，羞涩地低着头接过。白麻子又追上麻都，麻都道了谢接下，分头与腊仁往上下游走。

这时，白麻子的两个伙伴牵了六匹牲口到箐沟边饮马。然后，从三匹黑马的鞍后取下三个料袋。取

开骡马的嚼口，把料袋里的包谷倒成三堆，喂他们的
那三匹黑马，却把料袋套在苜日纳他们三人的坐骑
的头上，让这三匹牲口饱食。白麻子则拾了些枯
枝，生起了火，从鞍囊里取出行军食盒和两听罐
头、两封饼干，用食盒烧起水来。

苜日纳坐在一块石头上，目光尽量避开那些尸
体和鲜血，陷入了沉思。去年，他在仰光曾走访过
一位化装进过“金三角”地区，九死一生，侥幸逃
了出来的掸族记者。那个记者一听他问及“金三角”
三个烟毒大王的内幕，脸色“唰”地变得铁青，坚
持一字不露。不过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他倒言之
甚详。其中，也谈到那三个大毒枭的马帮。他说，
“金三角”腹心地区没有公路，主要运输工具是马
帮。驮马路一般都比较窄，勉强能容两人并肩而
行。三个大毒枭都相当猖獗跋扈。一般的小马帮想
要通过他们的地盘，都必须交纳重金“雇用”他们
的枪手护路。这样，马帮的头马驮架上，便插起那
毒枭的小旗。你要看见三角形的黑旗上绣着白色飞
虎的，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就横行金三角东西
南三部的罗兴汉和罗二小姐的哪一伙马帮或他们的
“自卫队”所保的镖的标志。要是头马驮架上插的
是绘有一把红色三股叉的黄旗，那就是困萨王爷的
马帮。假如你看见的是白旗上绘着一弯蓝色的新月，
你得格外警惕：原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李文焕的
那些枪手和马锅头全都是些亡命之徒，从不讲什么
江湖道义，见到比他们弱的就抢、就杀。这三大毒